



SU LIAN DANG DAI
WENXUEMINGZHU

蘇聯當代文學名著

**NIDAODI
YAOSHEN
ME**

〔SU〕F · A · KEQIE
TUOFU ZHU
WENGEZHONG YI

HUASHAN WENYI
CHUBANSHE

1994 ·

你到底要什么

〔苏〕弗·阿·柯切托夫 著
温戈忠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苏 联 当 代 文 学 名 著

你到底要什么

〔苏〕弗·阿·柯切托夫 著
温戈忠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内容提要

西方间谍克劳贝格一行四人,到苏联搞颠覆活动。他们披着艺术家的外衣,在挖空心思盗窃苏联古玩珍宝的同时,又利用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和美酒、色情,引诱苏联一些无知青年,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情绪,其中一个女间谍布朗小姐甚至亲作示范,跳脱衣舞,组织下流的“夜总会”,致使伊娅、甘卡姐弟等年轻人不知不觉间走入了危险的歧途。作者向苏联广大青年提出了一个震聋发聩的问题:朋友,你到底要什么?!

В. А. Кочетов

ЧЕГО ЖЕ ТЫ ХОЧЕШЬ?

原载苏联《十月》杂志 1969 年 9、10、11 月号

根据 1970 年英译本译出

苏联当代文学名著

你到底要什么

[苏]弗·阿·柯切托夫著

温戈忠 译

燕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保定市燕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25 印张 461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8.8 元

ISBN 7-80611-225-1/I·196



第 一 章

克劳贝格被吵醒了。他伸出沉重而白晰的手去拿昨晚放在床边椅子上的表。表上金针指的时间还早得很。这样早就给孩子们尖叫声吵醒，不能不使人恼火得要骂出声来。出了什么事啦？什么事情这样紧急，使得那些放肆的意大利孩子天没亮就跑到街上来啊？是他们粗野无礼的民族习性的表现吗？那为什么在孩子们一片乱哄哄的叫嚷声中听得出兴奋，惊奇，甚至——克劳贝格似乎觉得——恐惧的感觉呢？

“佩谢卡内！佩谢卡内！”从敞开的窗子外面传来孩子们的叫嚷声，他们把“佩”字和“卡”字叫得特别响亮。“佩谢卡内！佩谢卡内！”

乌维·克劳贝格不懂意大利语。他的脑子里只装了几十个本国语的单词——那还是当他象现在一样穿着便服，却掩饰不住党

卫军军官的骄横在意大利各地游荡时记住的。这是好久以前的事，足足三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了。从那遥远的日子以来发生了多少变化啊！

首先是他乌维·克劳贝格变了。他已经不是个精力充沛、心情愉快的二十八岁的人，而是整整六十岁了。但不能说他上了年纪精力就已衰退。不，这一点他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一般说，他的日子过得不错。糟糕的只是，在他战后的全部生活中，经常明显地出现一种等待的心情，仿佛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完蛋；他所等待的究竟是什么，很难说得明白，也很难想得具体，但它是存在的，它在什么地方守候着乌维·克劳贝格，不让他象过去那样满怀信心地过日子。

过去，他要是听到窗外传来的那种叫嚷，准会象上等弹簧那样霍地一下跳起来。在那个时候，他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对什么事情都很有兴趣，对什么都感到好奇，什么都想看一看，听一听，摸一摸。可是现在呢，他躺在给海滨的暖空气弄得潮滋滋的床单上，抽着味道很差的意大利香烟，瞪着利古里亚渔民开设的房租便宜的海滨旅馆小房间的雪白天花板，一个劲儿思索着孩子们现在叫喊的这几个字的意思。“佩谢”好象是鱼，而“卡内”好象是狗。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狗鱼？鱼狗……

不过，毕竟本性难改，克劳贝格还是忍不住起了床。再说在窗外嚷嚷的已经不止是一些孩子，成年男女也加入了这一片喧哗。

他拉开花花绿绿的薄窗帘，看见一个被一些二层楼小房子围住的小广场。这个广场昨天因为时间晚了没有看清楚。有一家小商店正对他的窗户，商店门口的人行道上摆着普通的意大利商品——瓶酒、罐头食品、一堆堆蔬菜和水果。在边缘是锯齿形的绿色天篷上，写着“阿利曼塔里”（食品）这样一行大字，下面分行写着几个字：“帕内”、“福萨契阿”、“萨卢米”，克劳贝格懂得

它们的意思就是：面包、麦饼、熏肠。

不过，引人注目的不是那家小商店，而是商店前面的景象。在商店前面密集的人群中间，有两个渔民打扮的男人，他们抬着一条深灰色的大鱼，白肚皮，差不多有两米长。一个拉着用绳索套住的鱼头，另一个抓着用铁钩勾牢的鱼尾。啊，“鱼”和“狗”两个字连起来是什么意思，他乌维·克劳贝格怎么会一下子想不出来！原来这是鲨鱼，这是鲨鱼啊！

他照例盥洗完毕，翻阅了一下从门底下塞进来的意大利报纸，看看上面的照片，过了一个半小时光景就走到这所房子靠海一边的露台上去吃早饭。那个老板娘身体结实，皮肤浅黑，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两条黑眉毛连成一条线，样子很活泼，一见他就嚷道：

“啊，先生！真可怕！……”

意大利语里“先生”和“可怕”这两个词他当然是懂的，可是其余的话就听不懂了。他对老板娘的急躁样子冷笑了一声，耸耸肩膀，开始吃早饭。

老板娘不肯罢休。她噜噜苏苏地讲个不停，挥动两手，并且拍着她那肥胖的大腿。

露台上除了克劳贝格，还有一个旅客。那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的膝盖上坐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子。她正搂住他，喂他稀饭。

“太太，”克劳贝格勉强地用英语对她说，“对不起，您能不能给我翻译一下，这位太太一个劲儿在说些什么啊？”

“行，”那个女人欣然答应了，“她说，此地一带发现鲨鱼，真是太可怕了。这就是说，海滨的旅客统统会跑掉，那就什么都完了，因为此地居民的主要收入，就是靠夏季出租房间，收取租金。如果没有这方面收入，他们就只剩下一个行当——捕鱼。可是光靠海滨卖鱼，是挣不到许多钱的。”

“怎么，难道以前这儿没有鲨鱼吗？”

“从来没有。这是头一次。在这个小地方，个个急得要命，都给吓坏了。”

那个女人的英语讲得比他克劳贝格更差，洋腔更厉害，但他怎么也不能从她的口音中断定，她是哪个国家的人。每逢游泳的季节，欧洲各地都有人到利古里亚海滨来。那些钱多的，选中海滨上盖有豪华的高级旅馆的里维埃腊；那些不那么有钱的，就都溜到这儿——阿耳班加以东的村子里来。克劳贝格知道，他所旅居的瓦里果塔村，是最不讲究的地方之一。除了堆满石头的沙滩和海滨敞开供应的新鲜空气之外，这儿什么也没有。没有娱乐场，没有世界闻名的大饭店，没有大旅馆；只有渔民的房子和许多不太干净的小旅馆。到这儿来的，没有英国人，没有法国人，更没有美国人；只有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人和克劳贝格的精明的同胞——西德人。这个年轻女人当然不是德国人。也许是挪威人或者芬兰人吧？

他吃着早饭，一会儿向她瞧瞧，一会儿凝视宁静的海。从海岸到蔚蓝的大海伸展着一条用嶙峋的大石头砌成的防波堤；有两个身上沾满石灰的人在堤上钓鱼。海滩上，在防波堤的两边，已经有不少爱好清早洗海水澡的人，穿着花花绿绿的游泳衣，在东游西荡；有些刚打算投入缓缓滚动的绿波中去，有些已经横七竖八地躺在满是垃圾和砾石的肮脏沙滩上，让自己的身体在朝阳下曝晒。

离海滨五十米光景有一条汽车路，昨天晚上克劳贝格从都灵到萨沃纳乘公共汽车就是走的这条公路。在离公路十米的地方还有一条闪闪发亮的电气列车的轨道。克劳贝格就是搭着电气列车从萨沃纳到这个不出名的渔村瓦里果塔来的。

“别闹啦！”克劳贝格在这种地方忽然听见那个年轻女人对孩子讲起俄语来，他简直大吃一惊。“你把我弄得烦死了！走开！接

你爸爸去。你瞧，他来了！”

从海滨，从防波堤那儿，一个身材不高、尖鼻子、脸有点浮肿、年龄跟那个女人相仿的男人，挥动一条湿毛巾，走上露台。克劳贝格敢于断定，他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个典型的慕尼黑市民。那个男人一边在桌旁坐下来，一边用俄语回答孩子，接着又跟那女人讲意语；她也是那样流利地一会儿用俄语，一会儿用意语回答他。这可又弄得克劳贝格伤透脑筋，怎么也弄不清这两个熟练地用几种语言讲话的青年究竟是哪国人。

他用意语夹着德语对丰满的老板娘说话，因为老板娘也多少懂得一点德语。他对她准备的早餐道了谢，并且告诉她他不回来吃午饭了，但晚饭还是打算回来吃的。说完他就去逛瓦里果塔村。他走完滨海的大街，一路上张望咖啡馆和商店的玻璃橱窗，在报摊旁边停下来，浏览德文和英文报刊的标题。世界上没有什么新闻，没有什么特别消息，有的只是一些大家所熟知的事：越南丛林中的战争；非洲无数国家的政变；这儿那儿的“莫斯科黑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例会；一个荷兰或者比利时的老奸巨猾的婆娘，冒充从布尔什维克那里逃亡出来的俄国末代沙皇的女儿阿娜斯塔西雅·罗曼诺娃，她已经冒充了不止十年，而现在又重新露面了……

漂亮的女人们来来往往，在克劳贝格左边和右边的人行道上兜来兜去；其中也有德国女人——他听到了本国话。他听见有个德国女人对另一个德国女人说：

“妈妈本来要我到尼察去的。可是爸爸小气。让我到这儿来。他就是不知道这儿的旅馆有多脏。我的天！床单脏死了！”

“意大利人嘛！”另一个回答，“你还能向他们要什么！”

克劳贝格要找寻一个叫“乐土别墅”的旅馆。他想不问人家，自个儿去把它找到。他不停地走着走着，可是海滨一带始终不见

这个别墅。于是他穿过汽车路，穿过电气列车的轨道，走进通往树木稠密的海滨丘陵的绿荫蔽天的狭小街道。到头来他还是不得不向人家问路。一个手提放游泳衣的篮子匆匆往海滨走去的人，给他指点路径。原来“乐土别墅”离“哈德良别墅”不远。

克劳贝格没有向人打听“乐土别墅”的老板。这个人他很久以前就认识了。他还是在巴伐利亚的美丽小城科堡认识他的。科堡就在克劳贝格所十分欣赏的巴伐利亚的伊察河河畔。时光飞逝，很难预料克劳贝格今天将看见一个怎样的人。但当时，很久很久以前，这是一个灰眼睛的瘦小的俄国孩子，彼得·萨布罗夫——革命后从布尔什维克那里逃亡到德国的俄国大臣的儿子。彼得的父亲跟比斯库普斯基将军——俄国著名女歌唱家维亚利采娃的丈夫一起，在科堡为基里尔·弗拉迪米罗维奇大公效劳。后者是两个主要觊觎罗曼诺夫王朝所丧失的俄国王位的人之一。乌维·克劳贝格的父亲也一度为这个流亡在科堡的倒霉的俄国皇帝效劳过。不过，老萨布罗夫是在“爱丁堡别墅”的宫廷里策划阴谋，而老克劳贝格却在这座别墅里看管马厩。他们的孩子，彼得和乌维，是好朋友，他们互相学习语言：彼得学德语，乌维学俄语。后来呢……啊，后来两人的情况就不同了，大不相同了。

克劳贝格走过“乐土别墅”，留神望望它的窗户和花草茂密的院子。在这老板原名叫彼得·萨布罗夫的旅馆的露台上，几个旅客坐在老式藤圈椅里，看着书，低声交谈着。彼得本人不在。毫无疑问，他一定正在忙着什么事，考虑着什么问题，制订着自己的计划；他根本不会想到，最近期间他将会遇到什么事，他那个不仅相隔几千公里而且更主要的是相别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志，老战友乌维·克劳贝格将给他带来什么消息。

克劳贝格知道——他有必要的情报，——现在已经没有萨布罗夫了，就象三十年代初没有他这个人一样：战后彼得再次或者

甚至是第三次改名换姓；他在家谱里找到了一个不知是在伊凡雷帝时代还是在彼得大帝时代来到俄国的意籍高祖奶奶。于是他这个几十年来一直羞怯地穿着德国服装的俄国人，就借用那个传奇式的高祖奶奶的姓过日子。他那座房子的山墙上堂而皇之地挂着一块牌子：“乐土别墅。乌姆贝尔托·卡腊顿纳产业。”

一小时以后，他们——乌姆贝尔托·卡腊顿纳，或者说彼得·萨布罗夫，和乌维·克劳贝格——面对面地坐在“别墅”的厢房里了。厢房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面雅致地摆着一把盛酒的绿玻璃壶和两只同样色彩的玻璃杯。

在三个狭小的房间里，没有一样东西使人想到卡腊顿纳先生的过去，当时他怎样在科堡写诗歌颂俄国君主，稍后又用了个辛辣的笔名发表反苏小说，并且挟着这些小说加入希特勒的警卫队，再往后就以俄国艺术专家的身份先在罗森贝格博士的部门里工作，后来就直接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如果现在他们两人都重新穿上战时的服装，那么，坐在党卫军冲锋队队长克劳贝格少校对面的，就是编制以外的专家霍夫曼。

一九四一年秋天，他们一起在“列宁格勒和苏联问题专家”冯·霍尔斯特先生的领导下，根据德累斯顿国立美术馆馆长汉斯·波萨博士的亲笔指令——而他又是遵照希特勒本人的委托，——乘军用卡车来到列宁格勒城下，以便沙皇的旧都一旦被德军占领后，就挑选最名贵的艺术品，把它们装箱运往德国。编外专家霍夫曼记得革命前的彼得堡。他当时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他的脑子里一直保留着涅瓦河滨的街道、市内公园和广场的种种美景，他记得涅瓦大街上几家出色的糖果店。他焦急地等待进入度过童年的城市。在那个城市里，他的父亲原是个有钱有势的人物，有一辆私人汽车，这在当时是社会地位极不寻常的标志。冲锋队队长和编外专家一起登上了旧沙皇村的白塔，编外专家将有关彼得堡

的事情讲给冲锋队队长听，指点他看市内一些被烟火笼罩的建筑物；不过，冲锋队队长并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东西，只看见这烟火，以及炮弹爆炸和大炮回击所冒出来的滚滚黑烟。

现在，离开那些日子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了，他们好不容易才彼此认了出来。说实话，萨布罗夫对于童年时代的朋友和攻打列宁格勒的战友的出现，一点也不感到高兴。而克劳贝格呢，也并不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欢乐。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谁都知道，这样的会面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原来的俄国人萨布罗夫，就是后来的德国人霍夫曼，也就是现在的意大利人卡腊顿纳，不会不猜想到，准有什么人对她有所指望，并且通过失踪已久、忽然出现的克劳贝格的嘴向他提出什么要求来。因为他已经不是三十岁，不是四十岁，而是个六十开外的人了，他想太太平平地度过晚年，他有一位黑眼睛——这儿的人个个都是黑眼睛——的意大利太太，两个在战后出生的身体强壮的儿子，一个才十五岁的非常可爱的女儿。他们一个个轮流钻到房间里来张望陌生客人，而克劳贝格也把他们端详个一清二楚。

他懂得在忙乱的家庭环境里不能谈正经事，就建议出去散步。不过，萨布罗夫当然也懂得为什么克劳贝格要同他一起出去散步，就故意拖延时间：时而提出干杯，时而抱怨肝脏不好，时而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瓦里果塔可真是个好地方，”他不安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说。“古时候不知为什么有一批萨拉森人到这儿来落户。这儿居民的皮肤多么黑，眼睛多么粗野，这个你大概已经注意到了吧？那是由于遗传。性子急躁，一触即发，一不留神就给你一刀子。还有那种建筑呢？要是你坐上一条小船划到海里，再回头望望海岸，准会大吃一惊：简直不是意大利，倒是象在阿尔及利亚或者突尼斯。这当然是指村子老的那部分。没有窗户的小房子，平屋顶，一

座紧挨一座。这种式样叫做摩尔式，就是根据从西班牙被赶出来的摩尔人得名的。”

克劳贝格早就知道这个没有祖国的人的博学，他也知道如果不断他，这一类话就会讲个没完没了。

“彼得……该怎么称呼你呢？……乌姆贝尔托，”他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说。“该去散散步了。”

他们沿着石头和灌木之间的羊肠小道不慌不忙地走去，彼此不说话，以免增加呼吸困难，最后登上了高踞于海滨和村庄之上的陡峭的小山。克劳贝格吓跑了几条蜥蜴，在被太阳晒烫的山石累累的地上坐下来，同时请萨布罗夫也坐下来。他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眺望着无边无际的绿得发蓝的柔软的大海。海面上点缀着五彩缤纷的帆船、汽艇、游艇，在紧靠地平线的地方，有一艘灰色的军舰正从西向东行驶。即使不用望远镜也可以断定，如果不是主力舰，就一定是艘大型巡洋舰。

“你看是哪一国的啊？”克劳贝格问。

“有两种可能：不是意大利的，就是美国的。往里窝那开去，多半是美国的。他们在里窝那有基地。”萨布罗夫沉默了一下，补充说：“不过也有第三种可能。近来苏联军舰也开始在地中海开来开去。什么‘马拉’号啊，‘十月革命’号啊……”

“‘马拉’号，当年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沉到喀琅斯塔特港里了，你难道忘记了？”

“造一条新船在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他们有无限的能力。俄国是个最强大的国家。战争证明了这一点。”

“呵，呵！”克劳贝格笑了起来。“卡腊顿纳先生，霍夫曼先生忽然变成萨布罗夫同志了！”

“不能不客观一些。特别是咱们这样的年纪，乌维。当你们德国人在四一年对俄国发动战争的时候，你们就不客观。愿望是一

回事，估计这些愿望有没有实现的可能，那可是另一回事了。你们没有这种可能，而且确实也不会有。战前不是个个人都懂得，俄罗斯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你们当时还希望战胜它，制服它。那些制度已经老朽，还有人民也已经老朽了的国家，才是比较容易被战胜的……”

“譬如说英国吧。”克劳贝格冷笑着说。

“对，就说英国，”萨布罗夫表示同意。“这个例子完全合适。”

“那为什么我们德国人没有把它战胜呢？”克劳贝格仰天在地上躺下来，仍旧带着冷笑望着天空。这时正好有一架超音速飞机象箭一样划开蔚蓝的天空，留下一道白色的痕迹。

“因为你们爬到俄国去了！”萨布罗夫怒气冲冲地嚷道。“要不然这个英国早就连影子都没有了。”

“对，对。那么，为什么萨布罗夫—霍夫曼先生当年也跟我们一起爬到俄国去了呢？”

“因为他当时也跟你们的元首一样愚蠢！”

克劳贝格坐下来，端详着萨布罗夫涨得通红的脸。

“冲锋队队长霍夫曼的这句话要是被大队长希梅尔赫贝听见了，不知会怎么样呢！”

“大队长希梅尔赫贝，我们出色的党卫军将军，可早已被我跟你乌维一起埋葬在沙皇村亚历山德罗夫花园里那个拉斯普金^①墓的旁边了！……其次，你提冲锋队队长干什么！我早在跟苏联打仗以前就离开党卫军了。如果说我到那边去，到俄国去，那么也不是作为一个军人，而只是一个雇佣人员。你听我说，乌维……”萨布罗夫解开衬衫，露出胸膛晒太阳。“你到这儿来不是无缘无故

① 拉斯普金（1872—1916）——活跃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骗子手。——译者

的。你准有什么事要我去做。要做什么事啊？说吧。我听着。”

克劳贝格抽起烟来。

“是的，彼得，我到这儿来不是无缘无故的，你说得对。我得跟你再到俄国去一次。”

萨布罗夫显然对什么事都有思想准备，看来他所等待的就是这一类事，也许就是这件事，因此他的脸上既没有惊奇，也没有恐惧的神色，什么表情也没有。

“我们已经去过了，”他冷冷地回答。“第一次也罢，第二次也罢，那边是没有人会欢迎我们的。”

“你想开玩笑。可这不是玩笑。”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是一宗买卖。”

“谁的？”

“一家很可靠的出版公司……开设在伦敦……它要出版几本俄国古代艺术的画册。他们想起了你。你是个行家啊！再要物色一个象你这样的人可不容易了。我记得很清楚，柏林国立博物馆的卡尔·韦克特博士是怎样评价你的。”

“可是他自己对俄罗斯艺术懂得点什么，你那个韦克特！”萨布罗夫恼怒地皱起了眉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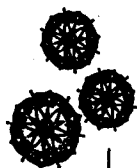
“但不论怎么说……古代艺术部是他负责的。总之一句话，彼得，这是一项非常非常有意思有前途的事业。我还要提醒你，这买卖是很有利可图的。”

“我在这儿也可以过一辈子了。我不是克虏伯^①，我不打算收买工厂。我开着这个‘乐土别墅’，马马虎虎可以过日子，也养得

① 克虏伯——德国垄断资本家，军火商。——译者

活一家人。我足够了。我不需要人家的‘生存空间’，也不需要‘东方的奴隶’。”

“希梅尔赫贝大队长啊希梅尔赫贝大队长，您在哪儿啊？”克劳贝格哈哈大笑。“彼得，我早知道你是个死顽固，到现在还是没有变。那张俄国电影里的一支歌叫什么啊？《你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你需要时间。你去考虑三天。可不能再多了。”



第二章

成千个家庭，为了逃避城市里难堪的闷热，随着夏天的来临，离开到处是菲亚特公司所属工厂、塞满低矮建筑物的都灵市，涌向大海，来到利古里亚海滨。妇女和孩子在那边仿佛找到了第二个家，男人们——做丈夫的和做父亲的，每逢星期日就到那边去度假。好在路并不太远，而且一路上都是赏心悦目的好地方。在叫作皮埃蒙特的北方省的广大地区，人们可以看到顶上有古堡的绿树成荫的丘陵，山坡里面的山洞，陡峭的悬崖和下面滚滚的急流，还有悬崖和悬崖之间的吊桥。人们一路上欣赏着幽雅的景色，乘汽车来到萨沃纳，从萨沃纳有人向右有人向左沿着海岸前进，找寻合乎自己口味并且跟自己腰包相适应的避暑地。

安托尼奥尼一家，每年到非常亲切的卡腊顿纳先生的“乐土”旅馆里租几个房间，已经有十多年了。这位先生的一个极远

的远亲，曾经在很古的沙皇时代侨居俄国，因此他通晓俄语不下于意语。这一点对安托尼奥尼的家庭特别有意思，因为萨利瓦托雷·安托尼奥尼的妻子玛丽亚，生于俄国，她的父亲是个意大利人，母亲一半是俄罗斯人，一半是希腊人；他们在二十年代初离开苏维埃俄罗斯，但当时只有六岁或者八岁的玛丽亚，至今还记得敖德萨。她的父母在那里住过，她自己是在那里出生的。她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名称古怪的敖德萨街道：大喷泉街啦，摩尔达文卡街啦，里舍利耶夫斯卡亚街啦。当她遇见俄罗斯人的时候，也就特别喜欢讲俄语。卡腊顿纳先生的旅馆所以引起她的注意，就因为她看见了“乐土”这两个字。她想到敖德萨有个滨海小镇，也叫这个名称。

虽然玛丽亚的母亲有一半是俄国人，玛丽亚却没有从她身上承继俄罗斯式的沉思默想、或是北方人的从容不迫和沉默寡言的性格。她一下子就能跟人家搞得很熟，最喜欢那些能够连续几小时地听她说话的人。她的丈夫安托尼奥尼先生却因此不愿待在家里；他从保险公司——他在那里当经济专家——一回来就跟朋友往都灵街头不计其数的饭店酒馆里钻；当住在这海滨的时候，从早到晚就坐在岩石中间，说是钓鱼，但是从来没有把什么鱼带回家去过。他们的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有三十岁光景，也都已经成家。他们难得来看看父母，也很少闲话家常，给喜欢热闹的母亲解解闷儿。

玛丽亚兴致勃勃地对这位新来的谈伴打开了话匣子。当萨布罗夫—卡腊顿纳把自己的不速之客带到旅馆餐厅吃晚饭的时候，克劳贝格的袖子被她牢牢拉住，并且扯得几乎要裂开了。她象一只侵入山雀窝里的松鸦一样，唧唧喳喳地讲个不停。

“安托尼奥尼太太，”萨布罗夫打断她的话，“这位先生懂俄语。您可以痛痛快快讲讲俄语了。”他在心里取笑克劳贝格，预料安托